

唐宋八大家

苏 洵

乔万民 吴永哲

天津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八大家/乔万民主编,一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ISBN 7-201-03742-0

I. 唐... II. 乔... III. 唐宋八大家—古典散文—选集

IV. I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6186 号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赵明东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300020)

邮购部电话:27314360

网址:<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发行

*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7.375 印张

字数:1960 千字 印数:1-3000

定价:95.00 元

出版说明

经常阅读优秀的古文，一般会有三个层次的体验：第一层是感染于文章的气韵、风致，心神为之一爽；第二层是读后掩卷会心，觉得我们平日苦心思索、品味所得到的一些理性结论，先哲早已有了详备的论述；第三层是多读细读之后，再反复咀嚼，几经出入，便如登高而望，世情、人事当中的很多道理仿佛一一陈列目前，顿感视野开阔，胸襟豁然。此外，虽时事沧桑，先哲迹远，常读其书，可以打破时空局限，如闻良师教诲，如同益友倾谈，收获与日俱增。

中国的古文从《尚书》以及先秦诸子百家开始，经两汉而发扬光大，至唐宋则诸体兼备，集其大成，八大家散文无疑是古文全盛时期的精华。所以至今学者论及古文，最推重唐宋八大家，古文选本最多的也非八大家莫属。

纵观众多选本，其中大多数是早被公认的名篇佳作，所选之精无需挑剔。但要从中完整地了解他们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以及艺术技巧，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把他们的作品全集拿来一一注释、解读，又未免失之繁杂、冗赘。为求其体气完备，使读者既得其精华，又可览其全貌，我们选编了这套《唐宋八大家》。为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每篇古文，编注者于每家作品选之前载其生平事迹及文学成就，在参考众家成说的基础上，力求做到脉络清晰、详略得当；之后附有史书本传，以备读者参考、辨析；在每篇之前尽可能标明写作年代，以便读者在对照其生

平事迹之后掌握文章写作的具体背景，从而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该篇作品的思想内涵；同时附有编注者对每篇文章的概括理解，力求为读者更便捷地了解每篇作品的主题和写作技巧提供有效的导引。

在注释方面，编注者通过大量的考据工作，对每篇作品当中的生字生词予以尽可能详尽、准确地注解；对作品当中的大量典故进行了多方查证，较为详尽地标明了每条典故的出处、本意、转义以及在文中所表达的现实含义，从而使读者在准确理解作品的基础上还可借此掌握更多的典故知识。

就此而论，这应当是一套既能为一般读者了解唐宋八大家古文提供导引，也能为有志于研究唐宋八大家及其古文的学者提供一定借鉴、参考的读物。

学不可凭悟而得，气可以涵养而至。读八大家文章，不仅可以领略中华文学宝库的精华，增长知人论世的本领，养成纵贯古今的浩然之气，还可以通过充分揣摩、咀嚼其为文的章法、技巧，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相信随着读者对八大家古文涉猎深浅的不同，会得到或多或少的益处。

《唐宋八大家》编注者

于公元 2001 年元月

苏洵生平及创作简介

苏洵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轼、苏辙之父，他们父子三人并称“三苏”，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苏洵字明允，号老泉，四川眉州人。关于苏洵是否号“老泉”，历来还存在着一些争议。有人认为苏轼晚年也号“老泉”，“老泉”是苏轼的号而不是苏洵的号。但南宋以后人们大多都称苏洵为“苏老泉”，并一直沿袭下来，为后世绝大多数人所认可。

苏洵的父亲叫苏序，在当地是一位小有名气的地主。他为人平易随和，乐善好施。每年他都要种好多粟，又经常用稻子换粟，然后用大仓库储存。遇到灾年，苏序就打开粟仓救济乡里人。苏序不太管家里的事情，也不怎么爱读书，但到晚年他却爱写诗，写了约数千首。这位老先生自己不好学，却特别注重培养自己的儿子学习。当时，眉州很少有人读书，一是经过五代、宋初的战乱，百姓衣食尚自顾不暇，无心读书；二是当时的四川人多安心居于乡里，不愿外出求官，自然也就很少有人读书作学问了。苏序却反其道而行之，要求儿子们认真读书。

苏序有三个儿子：苏澹、苏涣、苏洵。经过刻苦读书，苏澹、苏涣都中了进士。苏涣于宋仁宗天圣二年进士及第，外出做官，在乡里引起了巨大反响。“乡里人嗟叹不已，学者至是相继辈出。至于今，仕者常数十百人，处者（尚未出仕的人）常千数百人。”（苏辙《伯父墓表》）从此，蜀人风气大变，喜

苏洵

爱读书的人日见增多。

与苏涣同时进士及第的还有眉山巨富程文应的儿子程浚。

苏洵在他的二哥苏涣进士及第时已十六岁了，正积极向学，备战科举。天圣五年（1027）苏洵参加了进士考试，但名落孙山。一直到了二十七岁，苏洵“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岁余，举进士再不中。”（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

苏洵之妻是程文应之女，颇有家教，修养很高。当时在眉山颇有名望的“程、石、苏”三大家族中，程家可以推为首富。而苏家由于苏序乐善好施，又不善理家，家财时而耗尽，与程家相比，那就相形见绌多了。而程氏来到苏家，却无半点傲慢无礼之举，深受苏家上下的爱戴。有人劝程氏向家里要点财物以资助苏家，但她怕别人笑话苏家，从未向娘家张过嘴。她能够忍受苏家的粗茶淡饭，但对苏洵的“游荡不学”却感到忧虑，只是在表面上却从未流露过。苏洵在为她写的祭文中说：“昔予少年，游荡不学。子虽不言，耿耿不乐。我知子心，忧我泯没。”对这位沉静达理的妻子表示出深深的敬意。

苏洵不但少时游荡不学，“年已壮犹不知书”，而他的老父苏序却一直放纵他，从来不过问。乡党亲族都感到很奇怪，苏序却笑而不答。苏序对苏洵的两位哥哥——苏澹和苏涣要求都很严格，但对苏洵却放纵而不过问，这是缘于他对这位老儿子的深刻了解。苏洵自小就颇有大志，不愿为句读声律所束缚，他“为人聪明，辨智过人”，苏序坚信总有一日，他的这位儿子会有大出息的。对于老父的明察，苏洵后来感叹地说：“知我者唯吾父与欧阳公也。”（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

苏洵青少年时期虽不肯苦读书，但却特别喜欢游山玩水。

他写道：“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山川看不厌，浩然遂忘还。”（《忆山送人五言七十八韵》）苏洵流连山水已到了有家忘归的程度。他所写的记载岷峨三游的诗作可以看出他这一时期是在怎样的纵情山水。他写道：“岷峨最先见，晴光压四川。远望未及上，但爱青若鬟。大雪冬没胫，夏秋多蛇蚺。乘春乃敢去，匍匐攀孱颜。有路不容足，左右号鹿猿。阴崖雪如石，迫暖成高澜。经日到绝顶，目眩手足颠。自恐不得下，抚膺忽长叹。坐定聊四顾，风色非人寰。仰面啜云霞，垂手抚百山。临风弄襟袖，飘若风中仙。”这首诗中的“岷”，指的是岷山，“峨”指的是峨眉山。从诗中可以看出，那时的苏洵是多么眷恋山水，而青灯苦读却是他这时所难以顾及的。

直到二十七岁那一年，苏洵才开始真正的发愤向学。他对妻子程氏说：“我自视，今犹可学。”他的妻子程氏说：“我早就想这样劝你了，但我不想让你是为了我才去读书。如果你真有这种志向，我可以操持家里的生计。”

当时，苏洵的家境确实很糟。他的老父苏序已年过六旬，并且一直不大管家里的事。母亲已经去世。他的大哥苏澹身体似乎一直不太好，在苏洵二十九岁时死去。二哥苏涣常年在外做官，家里的生计自然就全靠苏洵维持了。现在苏洵有志向学，家庭的担子就落在了程氏的肩上。程氏是一位贤良而又颇有见识的女人，为了帮助苏洵实现他的志向，她“罄出服玩鬻之以治生，不数年遂成大富”。而苏洵“由是得专志于学，卒成大儒。”（司马光《程夫人墓志铭》）可见没有程氏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持家的本领，就不会有后来的“大儒”苏洵。

苏洵立志发愤读书，家计方面由程氏一手经管，不用他操

心。而要想安下心来苦读，他还必须谢绝平素所往来交游的朋友们。从苏洵二十七岁发愤读书开始，“游玩”的朋友渐渐少了，一些“士君子”渐渐成了他的密友。这些朋友有陈公美、董储、史经臣兄弟等人，对苏洵求学入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陈公美与苏洵同为四川眉州人，也是一位学者，与苏洵结拜为兄弟，二人交往颇深，到了“饮食不相舍，谈笑久所陪”的程度。董储是山东人，来仁宗宝元二年任眉州知州，与苏洵有过交往。苏轼后来任密州知州时，路过董储的老家，曾去看望过他的儿子，并留诗屋壁。史经臣字彦辅，是眉州一带著名的学者，这个人性格豪放爽朗，苏洵在《祭史彦辅文》中写道：“子以气豪，纵横放肆，隼击鹏蹇。奇文怪论，卓若无敌，悚怛旁观。忆子大醉，中夜过我，狂歌叫喧。予不喜酒，正襟危坐，终夕无言。”这两位性格迥异的人相得甚欢，原因在于他们都胸怀大志，但史经臣屡试不第，最后潦倒而死。史经臣的弟弟史沅也是苏洵的朋友，进士及第，曾在外为官，后死于狱中。

苏洵与士君子交游，又发愤读书，但不幸的是，当他二十九岁再去应试时，还是没有考中。因为他对属对声律这套科考办法不感兴趣，来得其法便难以过关。此后的十余年时间，他经常往返于蜀中与京城之间，但皆以落第而归。庆历五年（1045）三十七岁的苏洵再次到京城应试，这次他考的是“制策科”，同行应考的有他的挚友史经臣。

北宋仁宗时，制科久废，仁宗下诏说：“朕开数路以详延天下之士，而制举独久不设，意者吾豪杰或以故见遗也，其复置此科。”“制科”是在正常的科举考试之外增设的科目。那一次宋仁宗恢复了原来已有的六个制科：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坟典明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详明吏理可

使从政科、识洞韬略运筹帷幄科、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同时又新增加了“高蹈丘园科、沉沦草泽科、茂材异等科”，用以选拔布衣之士。苏洵那一次参加了茂材异等科的考试。这种考试较之常规的进士考试要难得多，因为这不是“常科”，所考中的人数很少。

就在苏洵这次入京应试的前后，朝廷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宋朝与西夏之间战争连绵不断。庆历元年，好水川一战，宋军损失惨重，后双方议和，宋朝每年赐给西夏银十万，绢十五万。这时，契丹又乘机要挟宋朝，在原有澶渊之盟所给的钱物外，宋朝每年还要给契丹银绢各十万两匹。以宋朝之尊竟与西夏和辽国连战连败，使宋仁宗下决心进行改革，以达富国强兵之目的。这就是所谓的庆历新政。他先后任命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担任朝廷要职，大张旗鼓地进行改革。仁宗采纳了范仲淹提出的明黜陟、均公田、厚农桑、修战备等十条政纲，并开始付诸施行。

庆历新政赢得全国上上下下的一片叫好声，苏洵也大受鼓舞。他在写给欧阳修的一封信中说：“方是之时，天下之人，毛发丝粟之才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洵也自度其愚鲁无用之身，不足以自奋于其间。退而养其心，幸其道之将成，而可以复见于当世之贤人君子。”

庆历新政对贵族的特权进行了限制，对官吏的管理和举劾也较过去严厉多了，许多权贵便群起反对新政。范仲淹等人纷纷离开中央到地方任职。庆历五年春，宋仁宗下诏废除有关恩荫和举劾的新法，庆历新政失败，革新派被一一罢黜。

苏洵虽然没有能够参与新政，但新政的失败令他忧心忡忡。他在给欧阳修的信中说：“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

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

苏洵这次满怀希望，进京赴考，但还是时运不济，仍然以落第告终。苏洵怀着怏怏不乐的心情准备到庐山去游历一番，然后再返四川。临行前，他的二哥苏涣正好从地方任期满返京，便作诗送他的弟弟苏洵说：“人稀野店休安枕，路入灵关稳跨驴。”

苏洵来到庐山，落第的抑郁情绪被庐山壮丽雄奇的景色一扫而光。在庐山的东林寺和西林寺他见到了两位高僧，都是四川人，二人见到苏洵这位老乡自然十分高兴，便陪着他游遍了庐山所有的名胜之处。苏洵在庐山游历了一个多月之后，又南游虔州（今江西赣州）。在这里，他结识了钟子翼和他的弟弟。钟子翼在江南一带是知名人士，连欧阳修、曾巩这样的大文人也早慕其名。钟子翼兄弟二人对当时还默默无闻的苏洵非常赏识，陪着他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兄弟二人对苏洵崇敬有加，苏洵不喜酒，但他们每次都要设酒相待。

苏洵还准备到岭南一游，这时，他得到了老父苏序去世的消息，他写道：“此意竟不偿，归抱愁煎煎。”苏洵在四川奔丧的途中见到了与他一起进京赴考同样落第的挚友史经臣。在苏洵游历庐山、虔州等地的时候，史经臣去临江看望在此为官的弟弟史沅，不想史沅竟然被下进大狱。史经臣生性豪放。他忍住弟弟下狱给他带来的痛苦，不断劝慰苏洵节哀自重，并陪着苏洵一块返回了四川。

苏洵回到四川，苏涣也赶了回来，兄弟二人将老父苏序安葬在家乡的祖塋之侧。

庆历新政的失败和屡试不第的结局，使苏洵痛下决心“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从庆历七年他应制策考试不中回家，

到嘉祐元年再度进京，十年中，苏洵一直再没有前往京城应试。他闭门读书，撰写文章，教育自己的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

苏洵烧掉了为应付考试而写的数百篇文章，然后拿来《论语》、《孟子》以及韩愈等人的文章，“兀然端坐，终日以读者七八年。”经过反复研读这些先贤们的书，他“胸中豁然以明”。弄懂了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的出处，“得其精粹，涵畜充溢，抑而不发久之”，最后到了“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时，这才挥笔作大文章。

苏洵现存的作品主要写于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和王安石变法之前这段时间，大体上可以划分为政治主张和军事主张两大部分。

苏洵的政治主张集中在《衡论》十篇和五千多言的《上皇帝书》中。苏洵的《上皇帝书》与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同作于嘉祐三年，两个人都提出了一整套变法革新的主张，但内容不大一致。

苏洵说，一个国家，首先要制定出一个根本性的政策，即所谓“定所尚”，然后“至于万千年而不变，使民之耳目纯于一，而子孙有所守，易以为治。”他认为宋朝总的形势是“大弱之实”，具体表现是：吏治腐败，军纪松弛，府库空虚，在辽和西夏的进攻面前节节退让，忍辱偷安。那么，怎样改变这种“大弱之实”的局而呢，苏洵提出了用强政的主张，也就是“尚威”。这是宋王朝应该自始至终奉行的一个基本原则。他写道：“当今之势，求所谓万世为帝王，而其大体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具体说就是“一赏罚、一号令、一举动，无不一切出于威。严用刑罚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断而不牵众人之非，用不测之刑，用不测之赏，而使天下之人视如风雨雷

电……此之谓强政。”（《审势》）苏洵认为朝廷如能施这样的强政，数年之后，天下之势可以复强。

在强政的具体施行中，苏洵认为首先要加强吏治。朝廷要用腹心之臣，选拔官吏要任人唯贤，不拘一格，而对只靠一次考试就确定一个人终生为官的作法十分不满意。另外，苏洵还特别强调，对边远之地，择吏尤为重要。而宋朝往往把一些边远之郡作为安置被贬黜官吏的地方，不予以相应的重视，长此以往，这些边远之郡就可能出乱子。

苏洵还认为，推行强政必须在法制上进行改革。法令不宜过于繁密，而关键在于有法必行。另外有些弊法，如用金钱赎罪等必须更改。在如何抑制土地兼并问题上，苏洵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设想。

曾巩说：“苏明允为人聪明，辨智过人，气和而色温，而好为策谋，务一出己见，不肯蹶故迹。颇喜言兵，慨然有志于功名者也。”

苏洵在文章中还提出了改革兵制，恢复试举，信用才将等建议，以求获取对辽和西夏战争的胜利。在兵制方面，苏洵主张以兵民合一的制度逐渐取代兵民为二的制度。他还针对宋朝将武将调离军队以文臣充武将的作法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朝廷应该信任和使用那些有才能的将领，尽量发挥他们的长处，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此外，苏洵还对战略战术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

苏洵的革新主张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其中包括吏治、法制、兵制、田制等等，内容广泛，见解精辟，切中时弊，不失为治疗宋朝积弱状态的一剂良药。

苏洵的文章一经面世，立刻引起了哄动。天下许多有名望

的人士纷纷予以赞扬。张方平说他的著述像汉代的贾谊一样，善于“明王道”。欧阳修也赞赏他说：“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雷简夫则说苏洵“惶惶有忧天下之心”，“真王佐才也”，“用之则为帝王师”，“岂惟西南之秀，乃天下之奇才耳。”

苏洵绝意于功名，除了在家写文章，就是教育苏轼苏辙兄弟，将自己未竟之功名，寄托在他的两个儿子身上。

苏洵到京应试不第并游历江南期间，苏轼兄弟由苏洵之妻程氏教导，这位颇有见识的母亲教导他们的孩子要有名节，做人要正直，这对他们兄弟二人后来处世刚直的性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苏洵返家后，开始亲自教授苏轼兄弟。他写了一篇《名二子说》，对两个儿子的名字作了一番论说，并对他们的前途作了一番预测。“轼”是车上作扶手的横木，显露于外，苏洵说：“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苏轼后来果然养成了毫不雕饰，性格外向的豪放气质。“辙”是车子碾过的印迹，没有车之功，也无翻车之祸，苏洵说“善处于祸福之间”。这与苏辙后来的性格也很相似。他宁静淡泊，含而不露，一生虽有坎坷，但并没像苏轼那样，因文字下狱几乎惹来杀身之祸。从苏轼二兄弟一生的经历看，苏洵在《名二子说》一文中对两个儿子未来前程的推测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

苏洵还经常教育苏轼兄弟读书写文章，首先要“治气养心，无恶于身”，然后用所学到的东西教化别人，这才不算白活一回。如果不幸不为朝廷所用，也要以自己所学到的东西写成文章，让别人知道。苏轼兄弟后来都成为了朝廷重臣，他们以其高尚的修养和品性，为国为民都做了许多好事，而他们文章也

被天下广闻，他们没有辜负苏洵早期的启蒙教育。

苏洵经常与两个儿子一起读书，共同探讨古今成败之得失。在苏洵的培养下，苏轼兄弟从小就饱读经史百家之书。苏辙长大后写道：“惟我与兄，出处昔同。幼学从师，先君是从。游戏图书，寤寐其中”。又说：“读书犹记少年狂，万卷纵横晒腹囊。”

在苏洵的指导下，苏轼兄弟很小就开始写文章。苏轼在十岁前后就写了《夏侯太初论》等文章。苏辙写过《缸砚赋》，苏洵认为写得很好，让他用上好的纸写出来，钉于所居壁上。

苏洵一共生有三子三女。长子和两个大女儿都在幼年时死去了。三女儿八娘十六岁时嫁给了舅父程浚之子程正辅。婚后，八娘受到了程家的虐待，不到两年就忧郁而死。明清时的一些小说家说苏轼有个妹妹叫苏小妹，嫁给了苏轼的朋友秦少游，并有新婚之夜三难秦少游的情节，当然是属于虚构。苏轼没有妹妹，八娘是他最小的姐姐。这位小姐下嫁秦少游是假的，但她很有才气却是真的。苏洵有一组长诗《自尤诗》，沉痛叙述了女儿八娘被程家虐待至死的经过。苏洵说他的小女八娘“幼而好学，慷慨有过人之节，为文亦往往有可喜”，她喜爱读书作文而不注重华饰。程家来求婚，苏洵夫妻就答应了。但婚后不久，八娘就跑回来，哭诉程家的人如何不懂礼仪，只顾自寻快活。苏洵却让女儿独善其身。女儿照着父亲的话做了，却招来了程家的嫉恨。后来，八娘身染重病，程家却不为她治疗，苏洵夫妻只好将女儿接回家中。经过家中的精心调理，八娘的病情有所好转。但这时程家却怪她不回去拜见公婆，狠心抱走了她的孩子。八娘忧愤交加，旧病复发，三天就死了。苏洵一家悲痛欲绝，乡里的许多人也愤愤不平，为苏家感到难过。苏

洵写道：“当时此事最惊众，行者闻道皆酸辛”，“只今闻者已不服，恨我无勇不复冤”。苏洵没有到程家兴师问罪，只是在一篇《苏氏族谱亭记》中大骂了八娘的公公、他的妻兄弟程浚一通，苏洵骂程浚“逐其兄之孤子”，“多取其先人之资田”，“笃于声色，而父子杂处”，还说“其與马赫奕，婢妾靓丽，足以荡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货力，足以摇动府县；其矫诈修饰言语，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盗也！吾不敢以告乡人，而私以戒族人焉。仿佛于斯人之一节者，愿无过吾门也。”

苏家与程家断绝了往来，直到四十年以后，苏轼兄弟晚年被贬到岭南，八娘的丈夫程正辅任广东提点刑狱，他们才和归于好。

苏洵在家中闭门著书，终成泱泱大观，而这时的朝廷局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至和元年（1054）欧阳修回到朝中任翰林学士兼史馆编修。第二年，文彦博、富弼还朝任宰相，韩琦还朝任枢密使。当年推行庆历新政的重要人物除范仲淹、尹洙去世外，都再次回到朝廷任重职。这对苏洵来说，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他“喜且自贺，以为道既已粗成，而果将有以发也！”这时，一位著名人物张方平到成都任太守，苏洵的命运出现了转机。

张方平，字安道，祖籍宋州，后迁扬州。这个人聪颖异常，书读一遍则终身不忘，被誉为“天下奇才”，他是通过制科“茂材异等”科中选的。在朝廷中曾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宋仁宗想任用他当宰相，但他自称有眼疾，要求到地方任职，曾任滁州、杭州、滑州等地的知州。他曾向皇帝上平戎十策，有独到见地。至和元年，张方平到成都上任，任益州知州。

张方平一到成都就注意打听这里是否有隐士奇才，有人向

他推荐眉山的苏洵，说这个人“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理”，这个人正是他要寻访的隐士奇才。有人还评论说：张方平如果想要推举蜀中的人才，那一定是苏洵莫属；而苏洵欲得别人的举荐，那也没有比张方平更合适的了。苏洵得知张方平来到成都，准备举荐人才，正犹豫是否能轮到他的头上，没料到，数月后有人通知他，张方平已正式推举他了。苏洵怀着感激的心情写了《上张益州书》，并赶往成都拜见了张方平，献上了他所写的《几策》、《衡论》、《权书》等著作。张方平见到苏洵的第一印象是这个人比较平静内向；深谈以后，觉得他的知识非常渊博；及至读了他的文章，更觉得他下笔如大山之云，大江之水，变化莫测，气势雄浑，不觉对苏洵格外敬重，认为左丘明、司马迁、贾谊为文之道苏洵都兼而有之。张方平对苏洵表示了特殊的关爱，他专门为苏洵设了一个座位，以便与之交谈，别的客人来了，这个座位不得坐。两个人谈古论今，大都不谋而合，于是成了终生莫逆。张方平向朝廷推荐苏洵，让他在成都任学官，但迟迟没有得到答复。

苏洵在拜见了张方平之后不久，又拜访了雷简夫和吴照邻。

雷简夫字太简，早年隐居不仕。康定年间经过枢密使杜衍的推荐这才出山，先是以秘书省校书郎签书秦州观察判官，后来又在坊州、阆州等地任过知州。苏洵前去拜见他时，他正任雅州（今四川雅安）知州。苏洵之所以专程去拜见雷简夫，可能是得到了张方平的推荐。

雷简夫见到了苏洵，读了他的文章，立刻被苏洵的雄才大略所折服。他在给张方平的一封信中对苏洵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简夫近见眉州苏洵著述文字，其间如《洪范论》，

真王佐才也；《史论》，真良史才也。岂惟西南之秀，乃天下之奇才耳。”他认为张方平为苏洵只请了个文官之职，这未免太屈才了。他说苏洵这个人“用则为帝王师，不用则幽谷一叟耳”，区区一个学官怎么能展示苏洵的旷世奇才呢？他请求张方平一定要坚持不懈地向朝廷推荐苏洵，直到朝廷任用他为止。在苏洵进京时，他又写信给当时的朝廷重臣韩琦和欧阳修，请他们一定要拔擢苏洵这个人才。他在写给欧阳修的信中说：“起洵于贫贱之中，简夫不能也，然责之亦不在简夫也；若知洵不以告人，则简夫为有罪矣”。最后他说苏洵今后的前程全靠您这位欧阳翰林了。苏洵与雷简夫并无深交，而雷简夫竟这样一力举荐，可见这个人也是个胸襟坦荡，惟才是举的贤明君子。

苏洵到犍为（今属四川）拜见的县令吴照邻与苏洵的二哥苏涣同科进士及第，他六载为蜀官，与苏洵的交往也很深。后来他赴京时，带着苏洵的文章呈给了欧阳修。

张方平向朝廷推荐苏洵迟迟得不到回音，便劝苏洵说：“远方不足成君名，盍游京师乎？”苏洵便听从了张方平的劝告，决定带着苏轼和苏辙前往京师。正好嘉祐元年诏礼部贡举，苏轼兄弟也学已至精了，这样父子三人带着张方平写给欧阳修的推荐信，踏上了赴京的旅途。

苏洵父子在成都告别张方平，从褒斜谷出川赴京。

父子三人一路上风餐露宿，在途经扶风风鸣驿（今属陕西）时，驿馆十分残破，只好重找旅馆住下。在途经二陵（今属河南，为当时的交通要冲）时，他们的马死了，只好改骑毛驴。苏轼后来写给苏辙的一首诗中说：“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当父子三人一路辛苦，于五月抵达京师开封时，正赶上这里闹水灾，他们只好等待，直到秋天，大水退尽，苏